

郭实猎《万国地理全集》地名研究（上）*

[新加坡] 莊钦永

17 世纪初，意大利天文学家、物理学家伽利略（Galileo Galilei, 1564-1642）用望远镜探索浩瀚的星空，发现环绕木星运动最大的四个卫星，确认金星的盈亏，也观察分析太阳黑子，就此写成《星际信使》，改变了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观。从那以后，人们争相传颂着这样一句话：“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伽利略发现了新宇宙。”在中国，二千多年来，围绕“天朝”的建立，中国人形成一套博大的地理学思想体系，其主干大宗，“主要是围绕巩固王朝与建立政治大一统的王朝地理，强调人神分、等级秩序、教化天下、中央一统、和谐无疆等等”，唐晓峰先生称之为王朝地理学。¹ 因着这种思想意识，中国人书写地理论著，除了中国，在边疆及其以外的蛮夷世界，朝廷大臣与民间士人学者都不屑于理睬。就在伽利略的《星际信使》问世二百三十多年后，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洋人以坚船利炮轰开中国国门，也把那古老牢固天朝地理学的高峻坚厚城墙给炸开一个洞，此时，著名地理学家徐继畲（1795-1873）从洞口走出去，手持西洋人以中文撰写的一些地理书与地图册，它们就像伽利略那一筒望远镜，按图索骥，“开眼看世界”。他看到一幅幅绚烂美丽、多姿多彩，中国人未曾闻见的全新世界图像。在这些图象上，他看到时代久远一幅又一幅的历史画面，有和中国一样古老、一样灿烂的古埃及文化、希腊文化，也有东南亚文明不甚发达的土著文化；有埃及国王建筑的巍峨金字塔；有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所建造雄伟的巴比伦城；他也晓得库克（James Cook, 1728-1779）发现大洋洲；1815 年在法国革命与拿破仑势力崩溃之后，维也纳会议所形成的世界政治格局；他也看到一幅西方殖民体系及其对中国朝贡体系所形成威胁的图像；南洋诸岛国在“汉以后、明以前皆弱小番部，朝贡时通，今则胥变为欧罗巴诸国埔头，此古今一大变局”。² 徐氏勇敢从被炸开历史悠久天朝地理学围墙的洞口走出去，进入西方近代地理学领域。在“许多中国

* 葡萄牙汉学家玛吉士《新释地理备考全书》中之汉字译写地名均加口旁，由于绝大多数电脑无那些字，为省略排版麻烦，笔者在引用时，除“英（左加口）咭喇”外，一律省略口部。

¹ 有关天朝地理学的研究，读者可参阅唐晓峰先生的多篇论文：《中国古代的王朝地理学》，《人文地理随笔》，（北京）三联书店，2005，第 255-270 页；《从混沌到秩序：中国上古地理思想史述论》，中华书局，2010，第 286-311 页；《“体国经野”——试述中国古代的王朝地理学》，《当代学人精品：唐晓峰卷》，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第 177-191 页。

² （清）徐继畲：《凡例》，《瀛环志略》，《续修四库全书》第 743 册，1995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道光戊申年（1848）福建抚署刻本影印，第 1 页 b。

人在以前并不认为，存在于大中华帝国之外的事物还值得一谈”³的时候，他“为中国提供了一幅雄浑的全新世界透射图，向中国的正统观念挑战。昔日被视为软弱无能、不足挂齿和远在天边的海上蛮夷国家，如今却以地球上大部分陆地和海洋的主人的面目出现。中国只统治着亚洲大陆的一小半，而亚洲又只是世界四大洲之一。这一地理事实，拓展了中国人所谓‘天下’一词的含义。”⁴就此，他写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世界地理书——《瀛环志略》，于 1848 年在福州付梓问世，也因此他被被誉为“东方伽利略”。

徐继畲之所以能完成《瀛环志略》，除了利用生活在澳门的葡萄牙汉学家玛吉士（José Martinho Marques, 1810-1867）的《新释地理备考全书》（1847 年刊，以下简称作《地理备考》）外，就是 19 世纪上半叶新教传教士在广州、马六甲与新加坡刊行的史地书刊，其中最为重要就是这篇论文所探讨的普鲁士籍新教传教士郭实猎（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1803-1851）编译的《万国地理全集》（以下简称作《全集》）。

《全集》这本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的巨著，是 1844 年编译者郭实猎交给他在香港创办的福汉会刊行。它是基督新教传教士所编译的第一部世界地理志。约在 1845 年，徐继畲从传教士处取得这书。这书的篇幅很大，凡 38 卷，约 11 万言。作为一本世界地理书，在记述五大洲、各国等的概况、一些国家的不同政体，西方人的衣食住行、域外世界的奇禽异兽时，除了沿袭明末清初耶稣会士著译和中国古籍，及 19 世纪前三十多年新教传教士著译中的译词外，编译者创译了许多汉语新词和汉译地名。这篇文章主要探讨对其中的汉字译写地名及与其相关的几个问题。前半部主要探讨书中译写外国地名的方法与特征，以及它们与二十多年之前其他新教传教士的译写方法的异同。后半部则谈论徐继畲译写外国地名的原则和方法，在进行地名规范化、统一化时，他如何汰选弃取《全集》中的译名，最终有哪些译名为他采纳沿用，有哪些被他弃用淘汰，离开语言舞台，等等。

在还没有开始进入正式讨论之前，我们先来看自古代到 1848 年徐继畲完成《瀛环志略》二千年间，汉字译写域外地名的主要系统及特征。

一、第一个系统：中国古籍“名从主人、音从主人”的汉字译写系统

美国汉学家戴福士（Roger V. Des Forges）把中国历史与外界的关系分为三个时期，即“中国在中国”（自商代到汉朝衰落）、“中国在亚洲”（自汉朝衰落直到明末）与“中国在世界”（自明末到今天）。⁵ 在“中国在中国”、“中国在亚洲”这两个时期，中国大陆上的先民与外域有连绵不

³ 《美国在中国之影响》，载 1868 年 3 月 29 日的《纽约时报》。中译文见[美]德雷克著，任复兴译：《徐继畲及其〈瀛环志略〉》，（北京）文津出版社，1990，第 163 页。

⁴ Fred W. Drake, *China Charts the World: Hsu Chi-yü and His Geography of 1848* (Cambridge, Mass.: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1975), 191. 中译文见[美]德雷克著，任复兴译：《徐继畲及其〈瀛环志略〉》，第 151 页。

⁵ R.V.戴福士著，刘东、谢维和译《中国历史类型：一种螺旋理论》，载《走向未来》第 2 卷第 1 期（1987 年 3 月），第 72-81 页。

绝、频繁的交往。在汉武帝时期,汉代的对外关系得到了空间的发展,张骞出使西域,班超经营西域。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赴西域访求佛经的僧徒与外交使臣时有所见。唐以来的中原王朝国力强盛,不断南下扩展,将南海诸国纳入朝贡体系之中,由此形成中国与南海诸国的交流。宋代时南方贸易兴盛,一些负贩商贾从海上梯航至东南亚、南亚、非洲等地。在明代,天主教与伊斯兰教信徒跨洋过海到欧洲、阿拉伯求法和朝圣,郑和奉永乐帝七次统率大规模舰队远航至东非等地。在清代,康熙帝差遣使节图里琛率领访问团北上俄罗斯。因着上述种种历史事件,自《汉书》后的正史地理志就有许多周围朝贡国、西域、中亚与南亚等地的记载;而僧人、使节也撰有记传,记述所经历的事迹及路途中耳闻目见的实况及风土人情。在这些记载内,存在着大量西域、印度、中亚、南海及东非等地的汉字译写地名。

翻阅这些书籍,发现其中的汉字译写的域外地名都有一个明显的特征:著者均是采取“名从主人”、“音同主人”的途径来译写。之所以如此,理由很简单,缺乏外语知识的译写者不了解那些地名的命名理据,因此惟有据当地原语发音通过汉字译写出来,⁶例如,唐玄奘把今天印度中央邦的一个城市,据梵文 Ujjayani 音译作“邬阇衍那”⁷(今名 Ujjain, 乌贾因)。《新唐书·西域传》把中亚内陆河,据中古波斯语 Jaxartes 音译作“药杀水”⁸(今名 Syr Darya, 锡尔河)。宋朝赵汝适称非洲西北部,阿拉伯语叫做 El Ma'gerb el Aq'sa 的地区译作“默伽猎”⁹(摩洛哥);称塞尔柱王朝(1038-1194)首都、波斯语名为 Ispahan 译作“哑四包闲”¹⁰(伊斯法罕)。《元史·地理志》据突厥语 Bishbalik 称今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吉木萨尔县北之西域大国为“别失八里”¹¹。元李志常据波

⁶ 这些域外地名主要据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口语尤其是闽、粤、吴三种方言译出。参阅周运中:《郑和下西洋新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第87、244-245页。按,这个系统中的意译地名寥寥无几,例如,玄奘《大唐西域记》把今天哈萨克斯坦塞拉姆区、波斯语叫做 Isbijab 意译为“白水城”;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据波斯语 Darband-i Āhanīn 意译在撒马尔罕南面、锡尔河外重要通道作“铁门”;《顺风相送》据葡萄牙语 Pedra Branca 意译作“白礁”,等等。参阅(唐)玄奘、辩机原著,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中华书局,1985,第79页;(元)李志常著,尚衍斌、黄太勇校注:《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5,第167页注3;《顺风相送》,载向达校注:《两种海道针经》,中华书局,2006年重印,第37页。

⁷ (唐)玄奘、辩机原著,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第961页及同页注1。

⁸ [英]G. 勒·斯特兰奇(G. Le Strange)著,韩中义译注:《大食东部历史地理研究:从阿拉伯帝国兴起到帖木儿朝时期的美索不达米亚、波斯和中亚诸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第19页注1。

⁹ 英语拼写作 Morocco。参阅(宋)赵汝适原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中华书局,1996,第134页及同页注14;Webster's Geographical Dictionary (Springfield, Mass. G. & C, Merriam Co., 1967), 733。

¹⁰ 按,《元史》译作“亦思法抗”。参阅(宋)赵汝适原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第90页及94页注11;Webster's Geographical Dictionary, 501。

¹¹ E. Bretschneider, “Explanation of a Mongol-Chinese Mediaeval Map of Central and Western Asia,” *Mediaeval Researches from Eastern Asiatic Sources*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 Co., [1887]), vol. 2, 27; 朱鉴秋等编著:《中外交通古地图集》,中西书局,2017,第53页。

斯语 Semizkand 叫位于今天乌兹别克斯坦、丝绸之路上的重要的枢纽城市做“邪米思干”¹²，《明实录》则译作“撒马尔罕”¹³（这译名沿用至今）。《明实录》将帖木儿王朝沙哈鲁（Shah Rugh, 1405-1447 年在位）建立在阿富汗西北部的城市 Herat 译为“哈烈”、“黑楼”¹⁴（赫拉特）。明代跟随郑和下西洋的通事马欢据波斯语 Hurmoz，称位于霍尔木兹海峡东北的岛屿为“忽鲁谟斯”¹⁵（霍尔木兹岛）。《郑和航海图》的绘制者据泰米尔语 Kolumpu，把今天斯里兰卡的首都音译作“高郎务”¹⁶（科伦坡）。清代图理琛（1667-1740）据俄语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Sanktpetersburk）译作“三皮提里普儿”¹⁷（圣彼得堡）。清官修史书、方略馆编《钦定郭尔喀纪略》据尼瓦尔语（Newar）Yambu 把今天尼泊尔的首都 Kathmandu（加德满都）音译作“阳布”¹⁸。清代中国著名伊斯兰教经师马德新据阿拉伯语将圣地 Makkah 译作“满克”¹⁹（麦加）等等。这是汉字译写外国地名的第一个系统。

二、第二个系统：天主教传教士据拉丁语的译写系统

1582 年 4 月，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应耶稣会在东方的教务负责人范礼安（Alexandre Valignani, 1539-1606）之召，浮槎东来，从印度的果阿出发，于同年 8 月抵达澳门，开始了在中国长达 28 年的传教生涯。为了改变中国人自以为是世界文明中心的思想，也为了取悦于好奇的官员与士人，他根据“现代制图学之父”、比利时地图学者奥代理（Abraham Ortelius, 1527-1598）的《地球大观》（*Theatrum Orbis Terrarum*）绘制了与古代中国地理观念完全迥异的多幅《坤輿万国全图》，²⁰ 把全球地理知识与世界地图带进中国，拉开“中国在世界”时期的帷幕。

在这幅世界地图上有将近 1200 个汉字译写地名，除了中国本土及周边地区、东南亚及一小部分非洲东部地名沿用明代地理学家罗洪先（1504-1564）的《广輿图》及严从简（1529-?）的《殊

¹² （元）李志常著，尚衍斌、黄太勇校注：《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第 89-90、148 页。

¹³ 此地名沿用至今。参阅（元）李志常原著，尚衍斌、黄太勇校注：《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第 148 页。

¹⁴ 今阿富汗赫特拉省首府。参阅《明太宗实录》，卷一百一，（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1966，永乐八年二月丙午条，第 12 册，第 1316 页；《明英宗实录》，卷二三六，景泰四年十二月丙戌条，第 34 册，第 5142 页。

¹⁵ （明）马欢著，万明校注：《明本〈瀛涯胜览〉校注》，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第 86 页。

¹⁶ 《郑和航海图》，第 31 页。英语作 Colombo。

¹⁷ 阿拉腾奥其尔：《清朝图里琛使团与〈异域录〉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第 311 页及 362 页注 73。

¹⁸ （清）方略馆编，季垣垣点校：《钦定郭尔喀纪略》，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第 403 页。

¹⁹ 沈玉萍：《马欢和马德新朝觐比较研究》，《青海社会科学》2009 年第 2 期，第 111 页。

²⁰ 或说是据荷兰最著名的地图学家墨卡托（Gerardus Mercator, 1512-1594）的《世界地图制作集》绘制。参阅黄时鉴、龚纓晏：《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第 5、183 页。

域周咨录》(1583年成书)等的惯用译名外,²¹其它世界各地国家的国名、首都名、城市名、山川湖泊等地名,全是利玛窦所创译。与上述第一个系统完全不一样,这些译名并不遵守“名从主人”、“音同主人”的原则,而是依据地图底本上的拉丁语或拉丁系语言译写。这是汉字译写外国地名的第二个系统。拉丁语是属于印欧语系拉丁语族,原是古罗马、意大利半岛中部西海岸拉提姆(Latium)地区的方言。自罗马帝国崛起,它就是帝国官方语言之一,随后伴随着帝国军事与政治势力的扩张得以广泛传播。从公元4世纪60年代以降至15世纪,基督教在欧洲取得统治地位后,拉丁语就成为教会的官方语言,教会唯一认可的《圣经》(*Biblia Vulgata*, 即武加大译本)就以拉丁语译成,它是教会举行礼拜仪式时使用的语言以及教士们彼此之间的交流语言,也是西方学术界地位重要的学术语言。²²

这第二个译写系统有异常明显的特征:译名几乎全是音译,意译、音意兼译寥寥无几,屈指可数。²³在译写时,译者死扣地名原语的每个音节,因此译名汉字字数多,词形显得冗长。例如,北欧国家 Dinamarca 音译作“第那玛尔加”²⁴(丹麦)。Norvegia, 音译作“诺尔物入亚”²⁵(挪威)。11-12世纪被拜占庭统治、位于欧洲东南部的 Bulgaria 音译作“步尔葛利亚”²⁶(保加利亚)。中世纪以莫斯科为中心的政权 Moscovite 译作“没失箇未突”²⁷(莫斯科大公国)。位于黑海沿岸、格鲁吉亚西部,16-18世纪奥斯曼帝国的附属国 Mengrelia 译作“孟日力里亚”²⁸(明格雷利亚),等等。

²¹ 例如“爪哇”、“三佛齐”、“旧港”及“忽鲁谟斯”(Hormuz)即袭用《殊域周咨录》。参见(明)严从简著,余思黎点校:《殊域周咨录》,中华书局,1993,第290、297、299、318页;黄时鉴、龚纓晏:《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第76页。

²² Peter Burke, *Languages and Communities in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48-49.

²³ 例如,把 Mare Pacificum (翻译成英语就是 Pacific Ocean) 意译作“宁海”(太平洋);地中海第二大岛 Sardinia 译作“黄鱼岛”(撒丁岛);南美洲东南部 Rio de la Plata 意译作“银河”(拉普拉塔河)。其它如“火地”(火地)、“青珠岛”(玛格丽塔岛)、“强盗岛”(莱德隆群岛)、“椰子岛”(科科岛)、“第三起岛”(特塞拉岛)及“乌水河”(内格罗河),等等。这个系统也译出专名前的形容词,如把委内瑞拉的历史地名 Nova Andalsia 译作“新唵大鲁西亚”。有些为适应中国人对文字审美的要求,译者也有变译的手法。例如位于亚速尔群岛西部海域中的 Coruo, 拉丁文中意为“乌鸦”,因这飞禽在中国文化中被视为不祥之物,因此将其译为“鹤岛”。参阅高翔:《〈坤輿万国地图〉地名考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5,第44、146、249、256、262、280、291、302、312及317页;王佳娣、刘祥清:《利玛窦世界地图译介中的文化适应策略研究》,《中国翻译》2017年第1期,第49-52页。

²⁴ 高翔:《〈坤輿万国全图〉地名考本》,第14页。

²⁵ 高翔:《〈坤輿万国地图〉地名考本》,第334页。

²⁶ 高翔:《〈坤輿万国地图〉地名考本》,第122页。

²⁷ 高翔:《〈坤輿万国地图〉地名考本》,第141页。按,艾儒略译作“莫斯科未亚”,参阅[意]艾儒略(Giulio Aleni)原著,谢方校释:《职方外纪》,中华书局,1996,第100页。

²⁸ 高翔:《〈坤輿万国地图〉地名考本》,第201页。

利玛窦所建立的这个系统，后来的耶稣会会士如艾儒略（Giulio Aleni, 1582-1649）所撰写的中国知识界第一部中文版五大洲世界地理专著《职方外纪》和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的《坤輿图说》、熊人霖（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进士）的《地纬》（1638 年刊行）、南京出版商曹君义雕版印刷的《天下九边分野人迹路程全图》（1644 年）²⁹、陆次云《八紘译史》（1685 年），以及清乾隆年间绘就的《职贡图》里的域外地名均是承继这一系统。

三、第三个系统：新教传教士据英语惯用地名的译写系统

两个多世纪后，19 世纪初，英国的伦敦传教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美国的美部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步耶稣会会士之后尘，差派传教士陆续梯航东来。为了宣教，他们出书创刊，一方面，翻译《圣经》，书写宣教小册子；另一方面，为了改变中国人夷夏之辨的思想，他们也撰写世俗书刊，灌输历史地理、西方科学与文明等新知，藉以拓宽中国人的地理空间视野。在那些世俗性书刊，特别是世界史地和国别史里，出现了许多汉字译写地名。

这时世界语言环境完全改观了。16-17 世纪，由于宗教改革运动，英语、德语等语言撼动了拉丁语至高无上的地位，不同国家印刷本土语言的《圣经》，它们逐渐缩小了拉丁语使用领域。17 世纪末以后，以英语作教学媒介语的大学在数量上有成倍的增加，英语逐渐取代拉丁语，成为国际学术语言。在其后的三个世纪，英格兰不断地扩展其海外势力与版图，英语也得以在全球广为传播，成为国际广泛使用的语言了。³⁰ 因着这个原因，除了在《圣经》出现的国名地名译自希伯来语、希腊语或拉丁语外，³¹ 就像第二个系统一样，新教传教士书中绝大多数的地名译写都没遵循“名从主人”、“音从主人”的原则，而是依据 18-19 世纪惯用的英语地名译出。例如，伦敦布道会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的《西游地球闻见略传》（1819 年刊）、米怜（William Milne）的《全地万国纪略》（1822 年刊，以下简称《纪略》），及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的《地理便童略传》（1819 年刊）；美部会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1861）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1838 年刊），以及本论文所探讨的郭实猎《全集》都同属这个译写系统。

²⁹ Timothy Brook, *Completing the Map of the World: Cartographic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 (Taipei: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2020), 58-59.

³⁰ Burke, *Languages and Communities in Early Modern Europe*, 115-117; 李亚丽：《英语帝国：从部落到全球 1600 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第 82-118 及 241 页。

³¹ 例如据希伯来语 *kəna'an*，马礼逊音译作“加南”（今天称为巴勒斯坦）；据希腊语 *Mesopotamia*、*Hellas* 译作“米所波大米亚”、“希腊”；据拉丁语 *Aegyptus*（埃及）、*Graecia* 译作“以至比多”（埃及）、厄利西亚（希腊）。参阅[英]马礼逊：《古时如氏亚国历代略传》，出版地不详，约 1815，第 3 页 b；[英]马礼逊译：《耶稣基利士督我主救者新遗诏书》，广州，约 1813，《使徒行传》第 20 章第 2 节；[英]米邻：《古今圣史纪》，[英]米怜（William Milne）主编；刘美华编校：《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第 231 页。

四、《万国地理全集》在第三系统中独特的译写方法

郭实猎的《全集》篇幅庞大，凡 38 卷。撇开其中 5 卷（卷五至卷九）摘录自《大清会典》、《西域闻见录》等书不计，据笔者粗略统计，其它 33 卷里约有 800 多个外国地名，有洲名、国名、首都名、首府名、城市名、海洋名、山川湖泊名，也有历史地名，除了有些是袭用中国古籍、³²明末清初耶稣会会士利玛窦、南怀仁、艾儒略所创译的，³³ 以及 19 世纪前 30 年新教传教士所创译

³² 例如东南亚的“苏禄”、“占城”、“老挝”，南亚的“廓尔喀”、“网买”，以及欧洲的“裡海”、“葡萄牙”、“荷兰”，及北美洲的“米利坚”，等等。参阅（清）陈伦炯著，丁金潮点校：《海国闻见录》，商务印书馆，2020，第 31 页；（清）方略馆编，季垣垣点校：《钦定廓尔喀纪略》，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第 1 页；（清）谢清高口述，杨炳南笔录，安京校释：《海录校释》，商务印书馆，2002，第 187、190 页注 1；（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589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第 11 页 a；（明）程百二等撰：《方輿胜略》外夷卷六，《四库禁燬书丛刊》史部第 21 册，北京出版社，2000，第 6 页 a；高翔：《〈坤輿万国全图〉地名考本》，第 87 页；Koos Kuiper, “The Chinese Name for ‘Holland’: 荷兰、荷兰、贺兰—A Historical Survey,” 载许全胜、刘震编《内陆欧亚历史语言论集——徐文堪先生古稀纪念》，兰州大学出版社，2014，第 79-80 页；《两广总督福康安关于俄罗斯等国在广州十三行违禁易货的奏折》，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合编《清宫广州十三行档案精选（1791 年 3 月 19 日〔隆五十六年二月十五日〕）》，广东经济出版社，2002，第 146 页；[普]郭实猎：《万国地理全集》（以下简称作《全集》），（香港）福汉会，1844，卷十《安南或越南》，第 23 页 a；卷十一《老挝》，第 27 页 a；卷十二《网买》，第 29 页 b、30 页 b；卷十三《南海各小岛》，第 33 页 a；卷十五《俄罗斯藩属国》，第 41 页 b；卷二十一《葡萄牙国》，第 59 页 a；卷二十二《荷兰国》，第 60 页 b；及卷三十二《花旗或兼摄邦国》，第 72 页 a。

³³ 例如“加拿大”、“地中海”、“死海”、“古巴”及“多恼河”等。参阅高翔：《〈坤輿万国全图〉地名考本》，第 84、87、96 页；[比利时]南怀仁：《坤輿图说》（1674 年），载[美]丁楚良著：《西学考略：附二种（职方外纪、坤輿图说）》，岳麓书社，2016，第 232、261、278 页；[意]艾儒略原著，谢方校释：《职方外纪》，第 32、49、139 页；[普]郭实猎：《全集》卷四《大洋》，第 5 页 b；卷十五《土尔其藩属国》，第 39 页 b；卷三十七《海隅群岛》，第 78 页 a。

的地名外，³⁴其它全是郭实猎创译的（包括在 1830-40 年代出现在他所编纂的月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³⁵，以及所著的《古今万国纲鉴》³⁶、《贸易通志》里的译名）。³⁷

（一）“名从主人”与英语惯用地名混用

从总体看，就像马礼逊、米怜，在译写外国地名时，郭实猎不是遵守“名从主人”、“音从主人”的原则，他采取一种“喧宾夺主”的“英语惯用名原则”的译法。例如，他据英语 Alexandria 把埃及古典时代规模最大、最繁华的港口，阿拉伯语名为 Al-Iskandariyah 译作“亚勒散特亚”³⁸（亚历山大）。据英语 Warsaw 将波兰国首都 Warszawa 音译作“挖稍”³⁹（华沙）。据英语 Corsica 把位于意大利半岛西部、隶属法国一个名为 Corse 的岛屿译作“可耳西加岛”⁴⁰（科西嘉岛），等等。然而，这个原则并未普遍、彻底遵行。仔细考察全书，发现译者时而又采取“名从主人”的原则，给人以杂乱和不规范之感。例如，中欧内陆一个德语名为 Österreich 的国家，译者据英语惯用名 Austria，把它译为“奥地利”，这国的首都英语惯用名是 Vienna（维也纳），但他却依据德语 Wien 将它译作“味稳”。⁴¹ 1815 年维也纳会议通过了《德意志邦联文件》，组成 Der Deutsche Bund（德意志邦联），译者却据英语 German Confederation 译作“日耳曼列国”，⁴²而这邦联的成员国则又分别据德语原名 Bayern 译作“拜焉”⁴³（拜恩王国）、Sachsen 译作“撒孙”（萨克森王国）。卷二

³⁴ 例如巴比伦、亚马孙河、土耳其、耶路撒冷、加利利及拿撒勒，等等。参阅[英]爱博者（米怜）：《乡训五十二则》，马六甲，嘉庆二十五年（1820），第 57 页 a。（此据 1830 年代新嘉坡坚夏书院翻刻本）；[英]米怜：《全地万国纪略》（以下简称作《纪略》），载[英]米怜主编、刘美华编校：《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第 315、262 页；[英]马礼逊、[英]米怜译：《神天圣书》，马六甲英华书院，1823，《马窦传福音之书》第 2 章 22、23 节、4 章 23 节、《使徒行传》第 16 章 4 节；《全集》卷十五《土耳其藩属国》，第 39 页 b、40 页 a、40 页 b 及 41 页 b；卷十六《土耳其国》，第 45 页 b；卷三十六《巴悉国》，第 77 页 a。

³⁵ 例如，“破路斯”、“奥地利”、“巴当”及“波兰”。参阅《新闻·苏门答刺州事》、《新闻·天气》及《新闻·杂闻》，载[普]爱汉者（即郭实猎）等编，黄时鉴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华书局，1997，第 38 上页、228 上页、248 上页、274 上页。

³⁶ 例如，“雅典”。参阅[普]郭实猎：《古今万国纲鉴》卷五《希腊列国拒挡波斯国军》，新嘉坡坚夏书院，1838，第 49 页 a。

³⁷ 例如“彼得罗堡”（圣彼得堡）、“兼摄邦国”（米利坚合众国）、“瑞丁”（瑞典）。参阅[普]郭实猎：《贸易通志》，出版社未详，1840，第 26 页 a、27 页 a 及书后《普天下各国全图》。

³⁸ [普]郭实猎：《全集》卷二十五《亚非利加北地》，第 66 页 b。

³⁹ [普]郭实猎：《全集》卷十六《俄罗斯国》，第 45 页 b。

⁴⁰ [普]郭实猎：《全集》卷二十一《佛兰西国》，第 56 页 b。

⁴¹ [普]郭实猎：《全集》卷十八《奥地利或东国》，第 49 页 a。

⁴² [普]郭实猎：《全集》卷二十《日耳曼列国》，第 52 页 b。

⁴³ [普]郭实猎：《全集》卷二十《日耳曼列国》，第 53 页 a。这王国的英语惯用名是 Bavaria（巴伐利亚）。

十一将 18 世纪意大利南部一个王国、意大利语叫做 Napoli 译为“拿破利国”，⁴⁴ 同卷则据英语 Turin 把北部撒丁王国首都译作“士林”⁴⁵（都灵），等等。

（二）译写方法

接下来，让我们具体来看郭实猎是如何译写外国地名。理论上，《全集》与马礼逊等新教传教士著作中的地名译写同属一个系统，但在译写方法上，它们之间却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差异。马礼逊、米怜等所采用的译写策略有二个特点：（1）不省译；（2）不意译（包括专名、通名）；郭实猎所使用的译法则和他们完全迥异，南辕北辙，即（1）省译；（2）多意译。以下我们将以具体实例详细论述。

外国地名有三大类型。先看第一类型专名（specific）。它分为三类：（1）单词型地名，即由一个单词组成的地名，绝大多数外国地名属于这个类型；（2）复合单词型地名，例如，Newfoundland（纽芬兰）、Tripoli（的黎波里）；（3）词组型地名。例如，Cape of Good Hope（好望角）。

对于专名，郭实猎采用三种译法：（1）音译；（2）全意译；（3）音意兼译。

先说（1）音译。不论上述哪种词型的专名，马礼逊、米怜及麦都思均一律以音译途径译出，且在译写时，就像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艾儒略的《职方外纪》一样，采用不省译的汉读法，死扣原名的语音（包括英语发音很弱的字母 r、l 或 n 等字母）和书面词形，因此，书中译名有五、六个汉字者非常普遍，冗长者甚至多达 9 个汉字。⁴⁶ 郭实猎则采取省音（或称节译、节略、省译）的方法，用“去头去尾”，或辅之以“掐中”的方式，或省译弱读音节，尽量减少使用译写汉字，⁴⁷ 因此《全集》中的地名，大都是 2 至 4 个字，鲜少有超过 5 个字。这是《全集》译名鲜明的特征。例如，马礼逊把印度洋西南部一个名为 Mauritius 的岛屿，切分为 Mau、ri、ti、u、s 五个音节，译作“马利是虎士”⁴⁸（毛里求斯），郭实猎仅译出前面三个音节作“冒勒突”⁴⁹。马礼逊将南美洲的 Brazil 切分为 B、ra、zi、l 四个音节，译作“巴拉西利”⁵⁰，《全集》仅译出第一、第三个音节，作“巴悉”⁵¹（巴西）。米怜将国名 Denmark 切分为 Den、ma、r 和 k 四个部分，音译作“颠马

⁴⁴ [普]郭实猎：《全集》卷二十一《拿破利国》，第 58 页 b。这王国的英语惯用名为 Naples（那不勒斯）。

⁴⁵ [普]郭实猎：《全集》卷二十一《以他里》，第 58 页 a。这城市意大利语名为 Torino。

⁴⁶ 例如《纪略》把位于今天罗马尼亚中西部、中世纪 Transylvania 公国译作“得耳安西勒反以西国”（特兰西瓦尼亚）。参阅[英]米怜：《纪略》，第 251 页。

⁴⁷ 刘伉：《环球地名初探》，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第 39-40、648-649 页。

⁴⁸ [英]尘游居士（马礼逊）：《西游地球闻见略传》，出版社未详，1819，第 10 页。

⁴⁹ [普]郭实猎：《全集》卷二十八《东亚非利加》，第 69 页 a。

⁵⁰ 按，《地理备考》也译作“巴拉西利”。参阅[英]尘游居士（马礼逊）：《地图图说》，《西游地球闻见略传》，介于第 10-11 页之间；《地理备考》卷九《巴拉西利国全志》，第 33 页 b。

⁵¹ [普]郭实猎：《全集》卷三十六《巴悉国》，第 76 页 b。

耳草”⁵²（丹麦）；《全集》省译尾部音节，译作“丁抹”、“丁末”。⁵³ 又将瑞典首都 Stockholm 名字切分为 S、tock、ho、l 和 m 五个音节，译作“士托何勒麦”⁵⁴（斯德哥尔摩），《全集》省译作“士突训”。⁵⁵ 俄罗斯东北部 Kamchatka 半岛，麦都思将它切分 Kam、c、hat 和 ka 四个音节，译作“甘士甲加”⁵⁶（堪察加），《全集》则省略尾部，译作“堪察加”。⁵⁷

汉译地名词形太长，不便称说，采取缩略方法化繁为简，压缩词形长度，使它们简洁易记，这固然很有效。⁵⁸ 然而郭实猎把外国地名原有的成分随意删减、剪除，弄得原名缺肢少节，残缺不全，导致译名和原名语音脱节。最显著的例子是中东两条名河 Euphrates（幼發拉底河）、Tigris（底格里斯河）。它们均有四个音节。前者郭氏仅译出第二个音节 ph 作“八”，后者则只译出前面二个音节 Ti、g 作“地额”，然后加上相应的通名“河”，变成“八河”、“地额河”⁵⁹。又如把美国 Pennsylvania 州（宾夕法尼亚州），从五个音节减少至两个音节，仅译出第一、第三个音节作“品林”，加上相应的通名“邦”，变成“品林邦”。⁶⁰ 这种过度省音的译法有很大的缺陷，如果没有上下文可供推断，读者是很难知道它们所指究竟是哪个地理实体。

除了省音，《全集》尚有几种省译特点：

① 凡法国地名有冠词 La，郭氏绝大多数不予译出。如，法国西部 比斯开湾 东岸的港口 La Rochelle，《全集》译作“罗治利”。郭氏的这种译法不被后人采用。今天，法语专名中的冠词和介词采用音译，⁶¹ La Rochelle 译作“拉罗谢尔港”。

⁵² [英]米怜：《纪略》，第 250 页。

⁵³ [普]郭实猎：《全集》卷二十四《瑞丁国》，第 65 页 a；卷二十四《丁抹国》，第 65 页 a。

⁵⁴ [英]米怜：《纪略》，第 250 页。

⁵⁵ [普]郭实猎：《全集》卷二十四《瑞丁国》，第 65 页 a。

⁵⁶ [英]麦都思：《地理便童略传》，没标明页码（正文前《亚细亚全图》）。

⁵⁷ [普]郭实猎：《全集》卷十五《俄罗斯藩属国》，第 42 页 b。

⁵⁸ 例如，Athens，《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译作“雅典”，省略尾部 s，Afghanistan，《千里镜》译作“阿富汗”，省略尾部 nistan。

⁵⁹ [普]郭实猎：《全集》卷十五《土耳其藩属国》，第 39 页 b。

⁶⁰ [普]郭实猎：《全集》卷三十二《花旗或兼摄邦国》，第 73 页 b。

⁶¹ 民政部地名研究所、全国地名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中国质检出版社第五编辑室编《GB/T 17693〈外语地名汉字译写导则〉国家标准应用手册》，中国标准出版社，2012，第 24 页。

② 省略专名前圣贤的尊称 saint (法语: Saint; 西班牙、葡萄牙语: Santo)。⁶²对此尊称, 利玛窦音译作“仙”, 既音译也意译, 米怜音译作“三”⁶³, 马礼逊则音译作“散”⁶⁴。但在《全集》里, 郭氏一律省略不译,⁶⁵例如北美洲河流 St Lawrence River, 译作“老林河”⁶⁶(圣劳伦斯河); 法国城市 Saint Quentin 译作“干丁”⁶⁷(圣康坦), 港口 St Malo 译作“马罗”⁶⁸(圣马洛), 等等。

③ 《全集》中的专名一般音译, 通名意译。但当通名成为专名的一部分, 即它所指不是地理实体的类别, 郭氏也不将它译出。例如, 19 世纪初巴西首都、西班牙语叫做 Rio de Janeiro, 此处的 Rio (河), 是自然地理通名专名化, 或许为避免读者混淆, 以为它是一条河的名称, 郭氏因此不将这通名译出, 仅译 Janeiro 作“牙匿罗”⁶⁹。玛吉士在《地理备考》里就将 Rio 音译作“里约”, 全名译为“里约热内卢”⁷⁰, 今天我们采取的是玛吉士的译法。

④《全集》节略地名中表示所在区域的修饰短语。例如, 繁式地名 Frankfurt am Main, 《全集》省略专名前的修饰短语, 仅音译兼译, 作“佛朗渡”⁷¹。这译法不为后人袭用, 今天对专名中用以说明该地名地理环境位置的介词短语, 我们采取意译方法, 因此 Frankfurt am Main 译作“美因河畔法兰克福”⁷²。

(2) 再说专名全意译。《全集》里有许多全意译专名, 这是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这种译法马礼逊、米怜等均未见采用。例如, 米怜的《纪略》把位于北美洲东北部、世界第一大岛 Greenland

⁶² 例如加勒比海维京群岛的 Saint Thomas 译作“仙多默岛”(圣托马斯岛)。米怜则音译作“三”。参阅高翔:《〈坤輿万国全图〉地名考本》, 第 68 页; 中国地名委员会编《美国地名译名手册》, 商务印书馆, 2000, 第 739 页;《GB/T 17693〈外语地名汉字译写导则〉: 国家标准应用手册》, 第 9 页第 4.1.10 条。

⁶³ 例如 St. Thomas 译作“三得多马士岛”(圣托马斯)。参阅[英]米怜:《纪略》, 第 325 页。

⁶⁴ 马礼逊把法国第一帝国皇帝拿破仑被流放至大西洋的孤岛 Saint Helena 译作“散希利拿州”。参阅[英]马礼逊:《地球图说》, 载《西游地球闻见略传》, 无页码(介于第 10-11 页之间)。

⁶⁵ 《全集》仅有 1 处把 St. John's Island 之前冠词译出, 作“散约翰岛”, 当是漏网之鱼。参阅[普]郭实猎:《全集》卷三十一《英北藩属国》, 第 72 页 a。

⁶⁶ 玛吉士音译作“桑”, 例如北美洲大河 St. Lawrence River 译作“桑罗梭索河”。参阅[葡]玛吉士:《新释地理备考全书》(以下简引作《地理备考》)卷九《英吉利国兼摄在地全志》, 第 38 页 a; [普]郭实猎:《全集》卷三十一《英北藩属国》, 第 71 页 a。

⁶⁷ [普]郭实猎:《全集》卷二十一《佛兰西国》, 第 56 页 a。

⁶⁸ 同上注。

⁶⁹ [普]郭实猎:《全集》卷三十六《巴悉国》, 第 77 页 a。

⁷⁰ 玛吉士也把巴西的 Rio Grande do Norte 州译作“北里约哥兰的”。参阅[葡]玛吉士:《地理备考》, 卷九《巴拉西利国全志》, 第 35 页 b。

⁷¹ [普]郭实猎:《全集》卷二十《日耳曼列国·汉那耳国》, 第 54 页 b。

⁷² 《GB/T 17693〈外语地名汉字译写导则〉: 国家标准应用手册》, 第 40 页(细则第 5.1.4 条)

音译作“革耳烟花拦得国”⁷³（格陵兰），《全集》则意译作“绿地”。⁷⁴《纪略》将位于今天罗马尼亚中西部山区的特兰西瓦尼亚公国 Transylvania，音译作长达八个音节的“得耳安西勒反以亚”⁷⁵（特兰西瓦尼亚），《全集》则意译作“七山地”⁷⁶。其它如把位于智利中部比奥比奥河（Bio Bio River）河畔、西班牙语叫做 Concepcion 的城市意译为“胎孕”；⁷⁷ 将位于太平洋中、南部，由一千多个岛屿组成的 polynēsos，意义作“繁多群岛”⁷⁸（波利尼西亚）；美国最老、最具历史意义的城市 Philadelphia 意译作“兄弟爱”⁷⁹（费拉德尔菲亚），等等。今天，一般上，地名专名我们都采用音译译法。⁸⁰

郭实猎是德国人，不言而喻，他懂得德语地名中的涵义，因此，《全集》卷二十德意志邦联地名出现特别多的意译专名，例如，Köönigsberg 城市，因 Köönigs 意为王；berg 意为山，据此意译作“王山”⁸¹（哥尼斯堡）；Regensberg（雷根斯堡），Regens 意为雨，berg 意为山，因此意译作“雨山”；⁸² 1815 年加入德意志邦联的 Liechtenstein 公国（列支敦士登公国），据 liechten 意为光，stein 意为石，意译作“光石”；⁸³ 位于芬兰湾科特林岛上的港口城市 Kronstadt（喀琅施塔得），kron 意为冠冕，stadt 意为城或市，意译作“冕城”；⁸⁴ 匈牙利城市 Fünfkirchen（丰弗基尔），因 fünf 意为五，kirchen 意为教堂，因此译作“五庙”，⁸⁵ 等等。郭实猎这种专名意译方法存在很大的缺陷。有学者就指出，音译译名具有词义专化（specialisation）的作用，因此在译写外国地名时，尤其是专名，往往只能音译。比如 Canada（加拿大）一名原是美洲原住民语言的 Kanata，意为“村庄”，但现代 Canada 并不是村庄，因此只能音译。“耶路撒冷”是希伯来语 Irshalom 的音译，“耶路”（Ir 的

⁷³ [英]米怜：《纪略》，第 309 页。

⁷⁴ [普]郭实猎：《全集》卷三十《北亚默利加》，第 71 页 a。

⁷⁵ [英]米怜：《纪略》，第 251 页。

⁷⁶ [普]郭实猎：《全集》卷十八《日耳曼内各省》，第 50 页 a。按，英语地名 Transylvania 所指即德语名为 Siebenbürgen 的国名，德语 Sieben 意为七，bürgen 意为城堡。此处郭实猎误将 Siebengebirge（gebirge，德语意为山地）当作是 Transylvania 的德语原名。

⁷⁷ [普]郭实猎：《全集》卷三十五《佰路国》，第 76 页 a。

⁷⁸ [普]郭实猎：《全集》卷三十八《南亚齐亚》，第 80 页 a。希腊语 poly 意即众多，nēsos 意为岛屿。

⁷⁹ [普]郭实猎：《全集》卷三十二《花旗或兼摄邦国》，第 73 页 b。希腊语 phileo 意为爱，adelphos 意为兄弟。

⁸⁰ 《〈外语地名汉字译写导则〉：国家标准应用手册》，第 9 页（一些规则第 4.1.1 条）、第 37 页（译写规则第 4.1 条）。

⁸¹ [普]郭实猎：《全集》卷十九《破路斯》，第 52 页 a。这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划归苏联，改称加里宁格勒（Kaliningrad）。

⁸² [普]郭实猎：《全集》卷二十《日耳曼列国》，第 53 页 a。

⁸³ [普]郭实猎：《全集》卷二十《日耳曼列国》，第 53 页 b。

⁸⁴ [普]郭实猎：《全集》卷十八《日耳曼内各省》，第 50 页 a。

⁸⁵ [普]郭实猎：《全集》卷十六《峨俄罗斯国》，第 44 页 b；卷十八《奥地利或东国》，第 50 页 a。

音译)意为城市,“撒冷”(shalom 意为和平),如果意译为“和平城市”,也就失去专义,不具区别性了。⁸⁶ 正因如此,郭氏这种译写方法,今天我们都不采用。⁸⁷

再说专名音意兼译。郭氏对专名后缀通名采取灵活译写方法,例如,荷兰旧都 Amsterdam(阿姆斯特丹),《纪略》音译作“亚麦士得耳大麦”⁸⁸,《全集》则把专名前面部分 Amster 音译,后缀 dam 意译,成为“安特堤”⁸⁹。乌拉圭首都也是最大海港 Montevideo(蒙得维的亚),西班牙语 monte 意思是山,郭氏采用音意兼译方法,译作“山威多”⁹⁰;英国的 Oxford(牛津),意为牛(oxen)涉水而过的浅滩,⁹¹ 译者把 ox 音译为“屋”,ford 意译作“度”(“度”当是“渡”之误写),成为“屋度”。⁹²

又如专名后缀通名-burg,郭实猎均意译作“堡”。例如,19 世纪受普鲁士管辖、位于今天德国东北部的 Brandenburg 译作“班丁堡”⁹³(勃兰登堡)。位於奥地利布達佩斯西部、德語 Ödenburg 的市镇译作“阿丁堡”⁹⁴(厄登堡)。16-18 世纪匈牙利王国首都 Pressburg 译作“伯堡”⁹⁵(普雷斯堡);Saxe-Coburg 译作“撒可堡”(萨克森-科堡)⁹⁶ 等等。郭氏的这种译法,今天仍然被人们沿用下来。⁹⁷

第二类型的外国地名是由单词性专名或词组性专名和通名(generic)组成。通名包括自然实体通名及人文地理实体通名,例如英语 land(地)、mount(山)、islands(群岛)、state(邦)、province(省)、shire(郡);葡萄牙语、西班牙语 rio(河);德语 stadt(城)、burg(城堡);⁹⁸ 及希腊语 polis

⁸⁶ 杨锡彭:《汉语外来词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第 78 页。

⁸⁷ 民政部地名研究所、全国地名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中国质检出版社第五编辑室编辑:《GB/T 17693〈外语地名汉字译写导则〉国家标准应用手册》(《外语地名汉字译写导则》:国家标准应用手册),第 9 页(译写规则第 4.1.1 条)、第 37 页(译写规则第 4.1 条)。

⁸⁸ [英]米怜:《纪略》,第 249 页。

⁸⁹ [普]郭实猎:《全集》卷二十二《荷兰国》,第 61 页 a。

⁹⁰ [普]郭实猎:《全集》卷三十五《佰路国》,第 76 页 b。

⁹¹ [英]卡洛琳·塔加特(Caroline Taggart)著,高钰等译:《英格兰地名故事——城镇乡村地名探源》,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9,第 60 页。

⁹² [普]郭实猎:《全集》卷二十三《大英国》,第 64 页 a。

⁹³ [普]郭实猎:《全集》卷十九《破路斯》,第 51 页 a。

⁹⁴ [普]郭实猎:《全集》卷十八《日耳曼内各省》,第 50 页 a。

⁹⁵ 同上注。

⁹⁶ [普]郭实猎:《全集》卷二十《撒孙》,第 53 页 b。

⁹⁷ 民政部地名研究所、全国地名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中国质检出版社第五编辑室编辑:《GB/T 17693〈外语地名汉字译写导则〉国家标准应用手册》,第 47、157 页。

⁹⁸ 后缀德语通名-burg,郭实猎均意译作“堡”。例如,19 世纪受普鲁士管辖、位于今天德国东北部的 Brandenburg,《全集》译作“班丁堡”(勃兰登堡);位於布達佩斯西部 Ödenburg 译作“阿丁堡”(厄

等等。这些通名大都是专名的后缀，但也有置于专名之前。对这类型地名的译写方法，郭实猎、米怜与葡萄牙汉学家玛吉士的《新释地理备考全书》（以下简称作《地理备考》）有很大的不同。例如，罗马尼亚城市 Hermanstadt，《纪略》音译作“黑耳满士达”⁹⁹（赫尔曼施特），《地理备考》音译作“黑尔莽斯达”，¹⁰⁰《全集》则将前面 Herman 音译，后缀部分 stadt 意译作“城”，成为“黑曼城”。

¹⁰¹ 今天，我们沿用的译写方法是玛吉士的译法，专名、通名一律音译。¹⁰²

在第二类型英语地名中我们常遇到以-land 为后缀的地名。¹⁰³ 目前我们所见将后缀-land 省略尾音音译作“兰”的，最早见于成书于 1617 年张燮的《东西洋考》书中的“荷兰”。¹⁰⁴ 裨治文《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也是如此音译，例如将美国的 Maryland 州译作“马理兰”¹⁰⁵（马里兰）。郭实猎也是一样，如将 Poland 译作“波兰”，Scotland “苏各兰”（苏格兰）、Ireland “耳兰”¹⁰⁶（爱尔兰）。但他也将它意译作“地”，如 Switzerland 译为“瑞土地”（瑞士）、Greenland “绿地”¹⁰⁷、Lapland “猎地”（拉普兰）；也有据该地的自然地理实体，意译作“岛”，比如 Iceland 译作“冰岛”、¹⁰⁸ 北大西洋的大型岛屿 Newfoundland 意译作“新着之岛”、“新着大岛”¹⁰⁹（纽芬兰），等等。

第三类型外国地名是由形容词和专名紧密结合成一个单一的地名。前面形容词部分表示新旧、方位、大小、上下、颜色等含义，对后续的专名起修饰作用。利玛窦、艾儒略对形容词有使用意译

登堡）；16-18 世纪匈牙利王国首都 Pressburg 译作“伯堡”（普雷斯堡）。参阅[普]郭实猎：《全集》卷十八《日耳曼内各省》，第 50 页 a；卷十九《破路斯》，第 51 页 a。

⁹⁹ [英]米怜：《纪略》，第 251 页。

¹⁰⁰ [葡]玛吉士：《地理备考》卷六《奥斯的里亚国全志》，第 7 页 a。

¹⁰¹ [普]郭实猎：《全集》卷十八《日耳曼列国》，第 50 页 a。按，美部会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也采用这种译法。例如，1607 年英国在今天美国弗吉尼亚州建立的第一个永久性殖民地 Jamestown（以当时英国国王 James I 命名），裨治文将通名 town 意译作“城”，变成“占士城”。参阅裨治文著，李彬校注：《联邦志略》，南方日报出版社，2018，第 190 页。

¹⁰² 周定国：《谈外国地名翻译的几个原则性问题》，《地图》总第 13 期（1989 年 5 月），第 50 页。

¹⁰³ 例如，利玛窦《坤輿万国全图》据拉丁地名 Zelandia（西兰地）译作“则阑地”、“喝阑地”；艾儒略《职方外纪》把 Ireland 译作“意而兰大”（爱尔兰）、Gronlandiae 译作“格落兰得”（格兰陵）。米怜将-land 音译作“兰得”，如 England 译作“应兰得”，Poland 译作“波兰得”、New Holland 译作“扭何兰得”。参阅高翔：《〈坤輿万国全图〉地名考本》，第 213 页；[意]艾儒略撰，谢方校释：《职方外纪校释》，第 102、104 页注 2，104 页及同页注 5；[英]米怜：《纪略》，第 249、250、276 页。

¹⁰⁴ 据荷兰学者高柏（Koos Kuiper）考证，“荷兰”可能是 1605 年旅居在北大年的漳州海澄人李锦所创译。参阅 Kuiper, “The Chinese Name for ‘Holland’: 和兰, 荷兰, 贺兰—A Historical Survey”, 第 79-80 页；（清）尤侗编纂：《明史外国传》，台湾学生书局，1977，第 124 页。

¹⁰⁵ 参阅[美]裨治文著，李彬校注：《联邦志略》，第 250 页。

¹⁰⁶ [普]郭实猎：《全集》卷二十三《大英国》，第 61 页 b。

¹⁰⁷ [普]郭实猎：《全集》卷三十《北亚默利加》，第 71 页 a。

¹⁰⁸ [普]郭实猎：《全集》卷二十四《丁抹》，第 65 页 b。

¹⁰⁹ [普]郭实猎：《全集》卷三十一《英北藩属国》，第 71 页 b、72 页 a。

译法，但不多见。¹¹⁰ 马礼逊、米怜则将形容词 new（新）一律音译，例如 New Holland 音译作“纽何兰”、“扭何兰得国”¹¹¹（新荷兰，今澳大利亚），New Zealand 译作“纽西兰州”、“扭西烂”¹¹²；加拿大东南岸省 Nova Scotia（拉丁语 nova 意思是新）音译作“掇瓦士戈是亚地”¹¹³（新斯科舍省），等等。郭氏则将前面的形容词意译，例如，加拿大的 New Brunswick 译作“新本土威”¹¹⁴（新不伦瑞克）；Upper Canada 译作“上加拿他”¹¹⁵（上加拿大）；19 世纪俄罗斯的一省 White Russia（白俄罗斯）译作“白峨省”。¹¹⁶ 美国的 South Carolina 州，译作“南甲罗里拿”¹¹⁷（南卡罗来纳州），等等。

以下笔者据上面所列举《纪略》与《全集》的例子，制成表 1，方便读者能一目了然看出二译者在译写外国地名所采取的不同方法。

表 1：《全地万国纪略》、《万国地理全集》汉字译写地名方法对照表

外语地名（今译名）	全地万国纪略		万国地理全集	
	译名	译法	译名	译法
Danmark（丹麦）	颠马耳革	音译	丁抹	音译
Guadeloupe（瓜德罗普岛）	瓜大路百岛		瓜他鹿	
Stockholm（斯德哥尔摩）	士托何勒麦		士突训	
Greenland（格陵兰）	革耳烟拦得国		绿地	意译
Newfoundland（纽芬兰）	纽分兰		新着大岛、新着之岛	
Transylvania（特兰西瓦尼亚）	得耳安西勒反以亚		七山地	
Amsterdam（阿姆斯特丹）	亚麦士得耳大麦		安特堤	音译 兼意 译
Hermannstade（赫尔曼施塔德）	黑耳满士达		黑曼城	
Lodrones Islands（莱德隆群岛）	拉得伦各岛		贼群岛	
New Holland（新荷兰）	扭何兰得国		新荷兰	

¹¹⁰ 例如，译位于非洲西北岸外大西洋中的加那利群岛 Iusulae Fortunate 意译作“福岛”；17 世纪法国在北美圣劳伦斯河至五湖一带的殖民地 Noua Francia 意译作“新拂郎察”。参阅高翔：《〈坤輿万国全图〉地名考本》，第 300、305 页；[意]艾儒略撰，谢方校释：《职方外纪校释》，第 29、134 页。

¹¹¹ [英]马礼逊：《地球双圈图》，载《西游地球闻见略传》，无页码（介于第 10-11 页之间）；[英]米怜：《纪略》，第 276 页。

¹¹² [英]马礼逊：《地球双圈图》，载《西游地球闻见略传》，无页码（介于第 10-11 页之间）；[英]米怜：《纪略》，第 277 页。

¹¹³ [英]米怜：《纪略》，第 310 页。

¹¹⁴ [普]郭实猎：《全集》卷三十一《英北藩属国》，第 71 页 b。

¹¹⁵ 同上注。

¹¹⁶ [普]郭实猎：《全集》卷十六《俄罗斯国》，第 45 页 a。

¹¹⁷ [普]郭实猎：《全集》卷三十二《花旗或兼摄邦国》，第 73 页 b。

New Scotia (新苏格兰)	授瓦士戈是亚		新苏各兰	
-------------------	--------	--	------	--

(三) 《全集》译名用字

说完郭氏译写地名的方法后，接下来我们察看其译名中的用字。有三点引起我们的注意：

①一地多名。为确保地理位置的指示功能，地名必须保持其“专一性”。一地一名、一河一名、一山一名，即汉字译写用字必须规范，达到形式统一。但《全集》不是这样，例如，Arabia 就有“亚刺伯”、“亚刺百”、“亚拉伯”三种不同的书写形式；¹¹⁸ Turkey 也是如此：“土耳其”、“土尔其”、“土耳其”；¹¹⁹ Poland 有译写作“波兰”，也称它为“破兰”；¹²⁰ 欧洲国际河流莱茵河，有译写作“莱尼河”、“来尼河”；¹²¹ 南美洲西北部 Colombia 有译作四音节“可仑比亚”，¹²² 也有三音节的“可仑巴”。¹²³ 在卷三十五《佰路国》里，同一个国家 La Plata（今天名为阿根廷）却有两个不同的译名：“拉巴拉答”、“拉巴拉他”¹²⁴（拉普拉塔）。

②一名二地。《全集》有几处出现异地同名的现象。例如书中以“巴悉”指称南美洲的 Brazil（巴西），¹²⁵ 同时它又是瑞士城市 Basel（巴塞尔）的译名。¹²⁶ 这些都是郭实猎编译《全集》草率态度的具体实例。

③ 用字不当。地名译写是把地名要素中的音，通过汉字表现出来。由于汉字有表意性特点，当汉字前后结合后，会产生望文生义，影响使用效果，甚至产生误读的结果。例如《全集》卷十五记云：“黑海之滨名额里地，四方山岭，帝君贩卖人口为奴也。”¹²⁷ “名额里”这三字原书右边画有地名号。不过，有古汉语知识的，大概都认为这地名号有误，“名”当是动词，徐继畲、魏源就是如此句读。前者认为“额里”即是诺尼阿部，宋大川据此注说它就是亚美尼亚；后者改“额”作“頔”，陈华本注云：“頔里地，即埃里温（Erivan）。”其实它所指是高加索黑海东岸有地区名为

¹¹⁸ [普]郭实猎：《全集》卷五《亚齐亚》，第 7 页 a；卷十五《亚刺伯》，第 38 页 a；卷二十九《亚非利加中地》，第 69 页 b。

¹¹⁹ [普]郭实猎：《全集》卷十五《土耳其藩属国》，第 39 页 b；卷十六《俄罗斯国》，第 43 页 a；卷十六《土耳其国》，第 45 页 b。

¹²⁰ [普]郭实猎：《全集》卷十六《俄罗斯国》，第 45 页 a；卷十八《波兰国内之地》，第 50 页 b。

¹²¹ [普]郭实猎：《全集》卷十九《破路斯·西省》，第 52 页 a；卷二十《日耳曼列国·汉那耳国》，第 54 页 b。

¹²² [普]郭实猎：《全集》卷三十四《南亚默利加》，第 75 页 a。

¹²³ [普]郭实猎：《全集》卷三十五《佰路国》，第 75 页 b。

¹²⁴ [普]郭实猎：《全集》卷三十五《佰路国》，第 75 页 b、76 页 a。

¹²⁵ [普]郭实猎：《全集》卷十五《白西国》，第 38 页 a。

¹²⁶ [普]郭实猎：《全集》卷二十一《瑞土地》，第 56 页 b。

¹²⁷ [普]郭实猎：《全集》卷十五《俄罗斯藩属国》，第 41 页 b。

Mingrelia（麦格列里亚），19 世纪时，这是麦格列里斯王国所在之地，其领土在今天格鲁吉亚共和国的西部。

④用字极其随意。《全集》译名常见使用一些贬义字。如：称英国 Buckingham 郡作“不敬翰”¹²⁸（白金汉）。叫 Norway 做“那耳歪”¹²⁹（挪威）、Owhyhee“阿歪希”（今夏威夷群岛）；称缅甸德林达依省（Tanintharyi Region，旧名丹那沙林）首府 Tavoy 作“大歪”¹³⁰（土瓦）；称波斯湾上的一个岛屿 Ormuz 作“恶末屿”¹³¹（霍尔木兹）；地中海的 Majorca Island 译为“马辱耳加岛”¹³²（马略尔卡岛）；Prussia 为“破路斯”¹³³（普鲁士）、西班牙比斯开首府 Bilboa“北破亚”¹³⁴（毕尔巴鄂）。郭氏也使用“危”字，把中美洲西部的 Guatemala 译作“危地馬拉邦”¹³⁵（危地马拉），等等。今天我们在译写地名时，不使用侮辱性或避忌的字眼。

五、《万国地理全集》地名重现的意义

作为一部世界地理书，魏源《海国图志》里有许许多多汉字译写地名，除了一些见于中国古籍外，绝大多数外国地名首见于基督新教传教士所撰写的西书，包括郭实猎的《全集》。同样的，徐继畲参考了郭实猎《全集》和玛吉士《地理备考》等西书，写成《瀛环志略》，也有难以数计的域外地名。在《全集》尚未重现之前，我们无法确知出现在这二书中的地名，哪些是出自郭实猎之译笔，哪些是魏源、徐继畲创译，这导致研究成果出现了四种偏差：

第一种偏差。由于魏、徐二书中，尤其是《海国图志》那部大部头地理志，地名数量极其庞大惊人，如果为了几个地名而逐一细查，须要花费好长的时间与付出极大的精力，多数学者望而生畏，这是我们必须理解的。于是就从较晚中国人所写的地理志和出使行记，或 19 世纪中叶之后传教士撰写或编辑的书刊，或维新期间日本人等的著作中里去追根寻源，这导致一些地名的词籍出现错误，也把它们诞生年份给挪后了。以下笔者从黄河清先生所编著的《近现代汉语辞源》（以下简称作《辞源》）列举几个例子。

例①。撒哈拉。位于非洲北部世界最大沙漠。阿拉伯语 Sah'ra（意为大沙漠。英语：Sahara）之音译。在“撒哈拉”条下，《辞源》的书证引 1903 年上海徐汇报馆教士译《泰西事物丛考》，其

¹²⁸ [普]郭实猎：《全集》卷二十三《大英国》，第 64 页 a。

¹²⁹ [普]郭实猎：《全集》卷二十四《瑞丁国》，第 65 页 a。

¹³⁰ （清）徐继畲：《瀛环志略》卷十一《缅甸·大英藩属》，第 26 页 b。

¹³¹ [普]郭实猎：《全集》卷十五《白西国》，第 38 页 a。

¹³² [普]郭实猎：《全集》卷二十一《是班牙国》，第 60 页 b。

¹³³ [普]郭实猎：《全集》卷十九《破路斯》，第 51 页 a。

¹³⁴ [普]郭实猎：《全集》卷二十一《是班牙国》，第 50 页 a。

¹³⁵ [普]郭实猎：《全集》卷三十三《默西可》，第 75 页 a。

实《海国图志》六十卷本里就辑录《全集》卷二十九云：“亚非利加中地，北系沙漠，称曰撒哈拉。”

¹³⁶就此我们把这译名的诞生年份提前 59 年，证实它是郭实猎所创译的，其词籍是普鲁士。

例②。汉堡。**Hamburg**，德意志最大城市和港口。在“汉堡”条下，《辞源》之书证引 1902 年樋田保熙译《世界地理志》。实则，《海国图志（六十卷本）》中的《全集》辑文曰：“汉堡在易北河口，系属各国之易市，众商所云集，其船只亦赴中国经商。”¹³⁷同样的，我们可把“汉堡”的诞生年份提前 58 年，其词籍也给搞清楚了。

例③。尼罗河。世界最长河流，在非洲东及东北部。专名“尼罗”译自拉丁语 *Nilus*。《辞源》在“尼罗河”条下之书证引 1854 年伦敦传教会宣教士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的《地理全志》。《海国图志》辑录《全集》卷二十五《亚非利加北地》中这条世界最长、流经非洲东北部的河流云：“在红海之边，中间所流之河，称曰尼罗。”¹³⁸徐继畲《瀛环志略》也使用这个河流名字。¹³⁹据此我们将这译名的诞生年代提前 10 年，也把创译这译名的荣誉归还给郭实猎。

第二种偏差是《辞源》编著者在《海国图志》中《全集》的辑文找到一些地名，但因未能肯定《全集》的著者是何人，因此惟有将一些地名的创译荣誉归予魏源，这是无可奈何之事，同样是我们应该理解的。

例④。冰岛。位于北大西洋和北冰洋交汇处一个名字叫做 *Iceland* 的岛国。《辞源》在“冰岛”词条下说：1852 年《海国图志》百卷本卷三《地球正背面全图》上有这名字。¹⁴⁰费杰也持同样的看法。¹⁴¹其实，《海国图志》六十卷本里辑录《全集》卷二十四就云：“北海隅冰岛者，风气凜冽，中有火山，兼屡地震。”¹⁴²如此看来，“冰岛”的词籍也是普鲁士，其诞生年代比《辞源》所举之书证早 7 年。

第三种偏差是误以为在辑录《全集》进入《海国图志》时，魏源是一字不漏地照原文逐录，因此辑文中的地名当是郭实猎所创译。同样的，由于缺失《全集》这一环节，因此《瀛环志略》中的地名，误认为是徐继畲所创制的。

¹³⁶（清）魏源：《海国图志（六十卷本）》卷二十三《小西洋·中阿非利加洲各国》，1967 年台北成文出版社据道光丁未（1847）仲夏古微堂镌板影印，第 12 页 b；[普]郭实猎：《全集》卷二十九《亚非利加中地》，第 69 页 b。

¹³⁷ [普]郭实猎：《全集》卷二十《日耳曼列国》，第 54 页 a；（清）魏源：《海国图志（六十卷本）》卷二十九《耶玛尼国沿革》，第 22 页 a。

¹³⁸ [普]郭实猎：《全集》卷二十五《亚非利加北地》，第 66 页 a；（清）魏源：《海国图志（六十卷本）》卷二十《小西洋·伊揖国》，第 14 页 a。

¹³⁹（清）徐继畲：《瀛环志略》卷八《阿非利加北土》，第 4 页 a。

¹⁴⁰ 黄清清编著：《近现代汉语辞源》，上海辞书出版社，2019，第 105 页。

¹⁴¹ 费杰：《16-20 世纪中文地理文献中的冰岛》，《国际汉学》2020 年第 3 期，第 135 页。

¹⁴² [普]郭实猎：《全集》卷二十四《丁抹》，第 65 页 b；（清）魏源：《海国图志（六十卷本）》卷三十八《大西洋·大尼国》，第 19 页 b。

例①巴拉乖；②巴拉圭。位于南美洲中南部的内陆国家，西班牙、英语名为 Paraguay。《海国图志》六十卷本辑录《全集》云：“内地尚有国曰巴拉吴爱，其通路闭塞，与他国罕交往。”¹⁴³ 百卷本在“内地尚有国曰巴拉吴爱”后出现“即巴拉乖（一作巴拉圭）之异名也”13个字。¹⁴⁴ 百卷本中的“巴拉乖”、“巴拉圭”这两个国名是否见于《全集》原文？换一句话说，《全集》中 Paraguay 是否有3个不同的译名？检阅《全集》，发现原文并没有百卷本中那13字。¹⁴⁵ 据此，毫无疑问的，百卷本中那13个字是魏源据《瀛环志略》加插进去。再查阅《瀛环志略》，发现徐继畲在“巴拉圭”正名下有“或作巴拉乖，又作巴拉吴爱”。¹⁴⁶ 哪“巴拉乖”、“巴拉圭”是否是徐继畲所创译的？目前笔者仅确知“巴拉乖”是徐氏袭用玛吉士《地理备考》，¹⁴⁷ 其词籍是葡萄牙，它的诞生年份是1847年。至于“巴拉圭”，虽然我们还没找到答案，但可以肯定它的诞生年份肯定比《辞源》的书证（1882年英国传教士傅兰雅[John Fryer]《地志须知》）早34年。¹⁴⁸

例③北里可马若河；④佰默若河。南美洲中部流经玻利维亚、阿根廷和巴拉圭的两条河流，分别是 Rio Pilcomayo、Rio Bermejo 之音意兼译河名，今译名为皮科马约河、贝尔梅霍河。《海国图志》辑录《全集》云：“拉巴拉他国……其大江与国同名，流九千里，进海之口，阔九十里也。北里可马与佰默若汇之，皆游牧平地。”¹⁴⁹ 拉巴拉他国，南美洲南部一个名为 Provincias Unidas del Río de la Plata（拉比拉他联合省）的国家，《全集》据 La Plata 简称之作“拉巴拉他国”，1826年，该国国会才决定改名作阿根廷。“拉巴拉他河”译自西班牙语 Río de la Plata，今名拉普拉塔河。《瀛环志略》里也记载 Rio Pilcomayo、Rio Bermejo 这条两河的流动路径，但它们的译名分别是“北里可马若河”、“佰默若河”，¹⁵⁰ 与《海国图志》略有不同。前者在“北里可马”后多一“若”字，后者则将“伯”易作“佰”。乍看之下，《海国图志》中之译名应是《全集》里的原译名，而《瀛环志略》当是徐继畲据《全集》译名改译。翻查《全集》原文，发现事实恰好相反，沿袭《全集》中的译名的正是《瀛环志略》。¹⁵¹

第四种情形，由于编著者案首上没有《全集》，导致将原是郭实猎创译的地名，错归于徐继畲。

¹⁴³ （清）魏源：《海国图志（六十卷本）》卷四十三《外大西洋·南墨利加洲内李露国》，第9页b-10页a。

¹⁴⁴ （清）魏源：《海国图志（百卷本）》卷六十八《外大西洋·南墨利加洲内巴拉大河国》，岳麓书社，2021，第1784页。

¹⁴⁵ [普]郭实猎：《全集》卷三十五《佰路国》，第76页b。

¹⁴⁶ （清）徐继畲：《瀛环志略》卷十《南亚墨利加各国》，第15页a。

¹⁴⁷ [葡]玛吉士：《地理备考》卷九《巴拉乖国全志》，第31页a。

¹⁴⁸ 黄河清编著：《近现代汉语辞源》，第25页。

¹⁴⁹ （清）魏源：《海国图志（六十卷本）》卷四十三《外大西洋·南墨利加洲内李露国》，第9页a-9页b。

¹⁵⁰ （清）徐继畲：《瀛环志略》卷十《南亚墨利加各国》，第14页b。

¹⁵¹ [普]郭实猎：《全集》卷三十五《佰露国》，第76页a。

例①危地马拉。中美洲西部的国家，西班牙语 Guatemala 的音译。《瀛环志略》有这么一段文字：

危地马拉，在墨西哥之东南，……地本书西班牙，迨墨西哥畔西班牙，危地马拉附墨西哥。后墨西哥废国王，危地马拉于道光四年，自立为国，不属于墨西哥。¹⁵²

这段文字说的是 1524 年危地马拉这个国家被西班牙人占领，直到 1824 才获得独立。《地理备考》卷九《瓜的马拉国全志》也记载同样的事情：

原本国昔为吕宋国兼摄，迨美诗哥不服吕宋时，本国亦相踵自附于美诗哥。国君义都比达被废之时，本国亦相违背。至耶一千八百二十四年（即大清道光四年也）自立为国，不归统属。¹⁵³

《辞源》在“危地马拉”条下之书证即取自《瀛环志略》。¹⁵⁴ 但是，笔者查阅《全集》与《地理备考》，发现上引徐文，其实是依据这二书之信息改写而成，¹⁵⁵ 国名译名则采用《全集》的“危地马拉”。据此，“危地马拉”不是徐继畲所创译的，它的词籍是普鲁士，诞生年代是 1844 年。

粗略翻查《辞源》，上述这类例子尚有不少，笔者仅将其中一些制成表 2 如下，方便读者参阅。

表 2：《万国地理全集》中汉译地名再溯源

万国地理全集	《近现代汉语辞源》书证	提前年数	万国地理全集	《近现代汉语辞源》书证	提前年数
亚刺伯	1903 年上海徐家汇报馆教士译《泰西事物丛考》	59	麦加*	1866 年斌椿《乘槎笔记》	22
奥地利*	1854 年 6 月《遐迩贯珍》	10	米兰*	1857 年伟烈亚力《六合丛谈》	13
巴布亚	1879 年王之春《清朝柔远记》	35	尼罗河*	1854 年慕维廉《地理全志》	10
白俄	1900 年林乐知等译《俄国政俗通考》	56	日耳曼列国	1866 年斌椿《乘槎笔记》	22
波兰*	1855 年 6 月《遐迩贯珍》	11	瑞丁国	1852 年魏源《海国图志》	8

¹⁵² （清）徐继畲：《瀛环志略》卷十《北亚墨利加南境各国》，第 6 页 b。

¹⁵³ [葡]玛吉士：《地理备考》卷九《瓜的马拉国全志》，第 19 页 a。

¹⁵⁴ 黄河清编著：《近现代汉语辞源》，第 1546 页。

¹⁵⁵ [普]郭实猎：《全集》卷三十三《默西可》，第 75 页 a；[葡]玛吉士：《地理备考》卷九《瓜的马拉国全志》，第 19 页 a。

冰岛*	1852 年《海国图志》	8	撒哈拉*	1903 年上海徐汇报馆 教士译《泰西事物丛 考》	59
大俄	1900 年林乐知等译《俄国政 俗通考》	56	苏各兰	1852 年魏源《海国图 志》	8
地尼伯河	1900 年林乐知等译《俄国政 俗通考》	56	危地马拉 *	1848 年徐继畲《瀛环 志略》	4
丁抹	1899 年傅云龙《游历日本图 经》	55	西伯利	1857 年伟烈亚力《六 合丛谈》	13
顿河*	1900 年林乐知等译《俄国政 俗通考》	56	匈牙利*	1858 年伟烈亚力《六 合丛谈》	14
海地岛*	1855 年 2 月《遐迩贯珍》	11	亚马孙河 *	1902 年 12 月 24 日《申 报》	58
汉堡*	1902 年樋田保熙译《世界地 理志》	58	悉尼*	1854 年《遐迩贯珍》	10
可仑比亚	1879 年王之春《清朝柔远记》	35	亚丁*	1853 年 9 月《遐迩贯 珍》	9

注：地名右上角有 * 号者，表示该地名今天尚在使用。

待续

『或問』投稿規定

- 投稿資格は、近代東西言語文化接触研究会会員（入会は内田、又は沈まで）。
- 投稿論文は、原則として未公開の完全原稿とし、電子テキストとプリントアウトの両方を提出する。原稿は返却しない。
- 執筆者による校正は、二校までとする。
- 投稿論文は、本誌掲載後、他の論文集等の出版物への投稿を妨げない。
- 原稿作成に当たって、『或問』「執筆要領」を厳守する。
- 原稿料は支払わないが、雑誌を格安価格で提供する。

『或問』執筆要領

1. 使用言語は、日本語、英語、中国語とする。
2. 字数は、16,000 字（400 字詰め原稿用紙 40 枚）までとする。
3. 簡単な要旨（原稿と異なる言語による）を付する。
4. 投稿は、所定のフォーマットを用い、表などは極力避ける。フォーマットは、沈国威までご連絡ください。
5. テンプレートを使用しない場合、テキストファイルの形で提出する。
6. 論文中に中国語などを混在させる場合、Windows は、微軟 Pinyin2.0（簡体字）、微軟新注音（繁体字）を用いること。
7. 注は、脚注を用い、文章の行中に（注 1）のように番号を付ける。
8. 参考文献は、下記の体裁で脚注に付けるか、或いは文末に一括して明示すること。

（単行本）

或問太郎、『西学東漸の研究』、大阪：しずみ書房、2000 年 10-20 頁

Bennett, Adrian A. *John Fryer: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to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論文）

或問花子、「東学西漸の研究」、『或問』第 1 号、2000 年 2-15 頁

Fryer, John. "Scientific Terminology: Present Discrepancies and Means of Securing Uniformity."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7-20, 1890*, pp. 531-549.

9. 本文や注の中で、文献に言及するときには、或問太郎（2000:2-15）のように指示する。同一著者による同年の論著は、2000a、2000b のように区別する。

内田慶市 (u_keiichi@mac.com)

沈 国威 (shkky@kansai-u.ac.jp)